

Wb | 诗路花语

## 爱情生活

■ 孙文波

在家里，她总是说话不停，一会地不干净，一会没有烧开水。如果突然听不到她的声音，屋子就犹如沉入水底，让人感到闷。

这一点，连你们的孩子都如此看，当他们周末从寄宿学校回来，没有听见她的声音，他会说起话来带着询问的调子“怎么啦”。

他知道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你当然知道是什么事发生。也许她睡觉了，也许她正在看电视，不过最确定的是她厌倦了，坐在自己的书房里谁也不想理。

这不是好现象。你总是找一些事让她发表议论。

这些年你听到的说法的确非常多：不洗脸不冲马桶一再被提及，厨房的用具没有清洗干净也被夸大十倍。

不过，它们真的是那样？到现在连你自己也相信这是事实；有时候，你已经熄灯上床，猛然想起好像自来水笔头没有拧紧，又爬起来。结果是虚惊一场，它早已被你拧得非常之紧。

## 挖煤

■ 苗红军

在大山怀抱，大地深处挖煤，运到我的家乡甚至更远的地方，发电灯下，我女儿在写作业沉思时，是否想到老爸还在挖煤  
今夜，女儿你是否感觉到老爸已经被困在井下二天二夜了

每次下井时，阳光露着笑脸仿佛是女儿的笑容  
每次上井时，阳光依然会露着笑脸我不需要开灯，和关灯甚至也不需要拉上窗帘粘上床，便呼呼大睡

刚刚，恍惚做了一个梦自己变成了一块煤被运往电厂，变成电灯下，我女儿的女儿一脸灿烂

## 畅想

■ 冯秀群

这个春天我为爱的激情宣言我膨胀的诗意被你的温暖所滋养

花的蕊涌动在枝头这一片春意谁来妙笔丹青

在春天添一些符号让春风仰天叩首骑疏了的云彩吹醒溪水长流梦里梦外爬满了绿色

乘着春天的专列我们启程了

垌上，  
飘起耙田歌谣

■ 倪俊宇

经过一场春雨拭擦，农家的黎明，便早早地亮堂起来……三角梅擎起一束束火把，把春天烘暖。草尖牵一串鸟鸣，一针一针将山坡织绿。

布谷鸟的歌声，将犁铧一遍遍磨亮。农历大口喘息着，初春的衣衫上，已开出一大朵一大朵汗渍。把田的牧鞭，甩出一条农谚。散发着泥土味的民谣，踩着汗滴的音符，蜿蜒了每一道田垌。

激情的秧苗拂动翠袖的手，在召唤着什么。

灌满水的田畦，映下三角梅的红艳，滚动如绸布，铺开来，等待着绣描。让一双双叠着坡垒的手，绣出翠生生的春，绣出农家有阴有晴的日子。

■ 李焕才

一阵依呀依呀的摇橹声划破雾幕，一只舢舨晃着屁股拖着一道水痕爬行在水面上，爬出港口去……舢舨上那摇橹的人就是我。那时，正读初中的我失败了，摇一只舢舨出海去打鱼。

舢舨吃力地撞开雾幔，来到海湾深处时，冷风把晨雾吹散了。雾霭升上天去，把天空抹成瓦蓝；雾絮飘落在海面上，把海水染成墨绿。大海突然空阔得吓人。海水正退潮，浩瀚的潮水急匆匆朝西边涌去。北风推波助澜，腾起的浪涛哗啦啦响。鱼正随着潮水逃走。我抓起渔网，站在舢舨的甲板上。扑过来的北风很冷，粗砺，好像裹着无数玻璃碴，扎在人身上，麻麻地疼。我一转身，把网撒出去，网在水面上散开，好圆，罩下去。我很满意。猫哥曾指点我，撒网别抛得太高，那样好看，可落下水面时，鱼早躲开了，中看不中用。猫哥很会打鱼，不是的。他的厉害是因为聪明，做事用心，又勤快。他天天在海湾撒网，鱼的脾性，潮汐的规律，天气季节的变化，海湾各处的水流、水质、水温等情况都摸透了，他又练就了自己的绝活。这一招，就是他掰给我的。我后来撒出的网，都是贴着水面飞，突然罩在水上，把鱼罩住。

连续撒了好几网，才捕到了两三条黄翅鱼。北风发怒了，疯狂起来，呼啸着在水面上飞奔。海水趁机发威，掀起大浪，浪花像箭簇四射纷飞。舢舨在风

Wb | 家在海南

## 撒网

浪中颠簸，浪头罩上舢舨来，扑在我身上，全身都泼湿了，很冷，冷进骨头里，我的肌肉在颤动，两只手却僵硬，手指麻木，合不拢。北风、海浪和潮水合伙把我的舢舨拖向遥远的深海去。我放下渔网，转过来摇橹，将舢舨摇回来。摇橹是卸寒的好办法。使劲摇起来，热气就从里边冒出来，身上就不再抖了，手脚也不再僵硬了。回到原来的水域，海湾里也有了許多舢舨。我本是冲着这个“冷”出来撒网。这么个隆冬天下，撒一网就满载而归。我也找鱼群。猫哥说，鱼群躲在水下不易发觉，突然看见几条小鱼惊慌失措跃出水面，可能是被大鱼追逐，也可能是撞上了鱼群……如果某处海面上的水色突然变深，那水色在移动，可能也遇上鱼群了……某处的水面上荡漾着不规则的波纹，甚至腾起一片浪花，也可能……这都是猫哥的绝活，他毫不吝啬地教给了我。我摇舢舨过去，又摇过来，都见不着鱼群。猫哥的舢舨从斜刺里摇来，他朝我喊，你在找鱼群，还是赶鱼

群？我愣着。他又说，那摇橹声嗷嗷响，鱼群都让你吓散啦！我又为难。橹摇起来，怎么不响？猫哥扔一截肥皂过来，说，挖一点塞进橹凹里！真灵，肥皂润滑了橹凹，橹不响了。

海水停止退潮了。谁也找不到鱼群。风突然不猖狂了，浪也不喧嚣了，海湾很平静。舢舨分散在各个角落撒网。这个时候撒网是有门道的。鱼躲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鱼？怎样去捕捉？都需要经验和智慧。已经冷几天了，海水凉透了，鱼不躲在那深水处；今天没出太阳，水面不暖和，鱼也不跑到浅水来。我摇舢舨在港道中间撒网，捕捉那些零零散散跑去跑来的鱼。猫哥也在港道中间撒网。撒了好一会，没捞到多少鱼，却网到几只螃蟹。猫哥喊，歌歌，煮饭吃，暖暖身子，海水又涨潮了，再撒！两只舢舨挨在一起抛锚。猫哥煮饭，我煮鱼。猫哥打的鱼比我多一倍，他拿几条鱼让我煮。我说，不吃鱼，煮两只螃蟹行了；七八毛钱一斤鱼，螃蟹每斤才一两毛呢。猫哥说，也是，一斤鱼能换两斤米呀。

下午时，又涨潮了。我和猫哥在一片礁石旁边撒网。躲在礁石缝里的鱼



《春天的礼物》(油画)

富粒粒作

Wb | 浮世绘影

## 培富伯

■ 陈恩睿

培富伯，实名苏正义。村里人都尊敬他，因其长子名叫培富，村里男女老少均称他培富伯。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培富伯出生在东方市一个小村子里。没上过学，没读过书，但擅长木工，乐于助人，被村里人公认为木工师父。他经常给村里孩子讲故事，启迪童心，向善向上。前不久，得知培富伯已离开人世，我心

情沉重，小时候对他的记忆在脑海里翻滚。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村里读小学三年级那年，正值学校兴建砖瓦教室，大队安排他负责木门窗及横梁的修制，当时的木工施工点就设在校园里的西南角。一天下午放学时，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来到木工点。培富伯正在收工，但看我们来了便热情地和我们聊天。

“小朋友，听说过黑金比黄金贵吗？黑金是什么？”他给我们出题。然后耐心地等着我们乱答一阵后，才开始解释：小朋友，黑金是你，课本里黑色的字！黑金比黄金贵是识字比有钱好，书中藏有黄金屋，有文化就长本领，能做成很多事，没本领就只会坐吃山空。看看村里林哥哥，人家读书好，被公社安排到陀兴水库当广播员了；颜哥哥也是，他积极读书有知识有文化，当上了老师；那哥哥，高中一毕业就到公社上当工作人员。村里一戶人家生活过得不错，就是孩子没上学读书，家里要写信，或记下父母当天参加生产队劳动的项目和工分都要去麻烦别人。现在社会好了，你们要积极读书，不要像我们这一辈没知识。他始终站着面对孩子讲话，语速缓慢，节奏性强。

有一回，培富伯帮助邻居家一位陈哥哥做书柜。我们都跑过去看热闹，听他讲故事。这一次，他讲了一个“人不读书就等于瞎眼睛”的典故：从前，一个有文化的人，在自家园里种了20株石榴树，一个不识字但有钱的人要全部买下这个园里的20株石榴。商议合同时，园主写上几个条款，其中有一条款写着，“园里二十株石榴树一株不卖”。按合同，买家给卖家交钱后接手石榴园。但不久，卖家也来管理。起初，买主以为卖家有人帮忙，但到了收获季节，矛盾终于发生了。卖家说，买主是白给钱的，园里二十株石榴树，其实一棵都不卖。买主拿出合同，请人解释，一度还告到村官那里。但合同上白字黑字，买主就这么吃了不识字

的亏。说到这里，培富伯做个较长停顿后说，有学校读书是幸福的事，但读书不仅是识字的问题，更要理解字的意思。每年春节临近时，培富伯都帮助困难户修理门窗。有一次，他帮我家邻居修好门窗时已过中午，但他顾不上吃饭，还说早把门窗修好就早让困难户放心。见到我们几个孩子，他很兴奋，又忙里偷闲讲故事。这次他讲了有人有好坏的故事：以前，村里一个读书人，到离村十多公里的圩镇去考试。他穿过树林，将到圩镇时，突然发现有蚂蚁在成群结队过一小沟，见此情景，他折来一条树枝，架在小沟两边，为蚂蚁架桥。然后，赶去考试。当天，考卷中有一道题，需要描写农村变化的内容，他写到“红日照东方，农村换新装”词句时，那“照”字下面少写了一点。他自认此题一定会丢分。但评卷时，这题却得了满分。后来，他在试卷上发现有一只死蚂蚁，粘在“照”字下面少写那点的位

置上。他感到神奇和惊讶，心想，莫非是帮了蚂蚁架桥的回报？

培富伯还讲了另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孩子很懂事，家里有父母亲

Wb | 流年剪影

## 童年春歌

■ 李凌翼

又是一年春来绿。海南的春天，潮湿，湿润，几乎每一片树叶都能掐出水来，让我总是无端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的生活。

“七九八九，沿河看柳。”小时候一入冬天，这句谚语就一直挂在嘴边，眼巴巴等着雪花停舞，冻土消融，河边的柳树发芽。

河边的柳树吐出米粒大的嫩绿时，就有两件喜事临门了：一是春节，一是柳笛。春节从腊月开头就被小孩盼上了，它就像拴在小狗脑门上的一块石头，逗着娃娃们朝着一年的尽头快乐地飞奔而去。那时候日子过得多慢呀，喝了腊八粥就容易熬到祭灶，到了祭灶才是小年，小年吃着烙饼就盼着“扫灶”——那是给新年降临营造出一个洁净的新世界，“扫灶”之后就等着磨面蒸馍馍，等着杀猪吃肥肉，同时等着大人带着香火蜡烛去坟坎迎请祖先，祖宗们也要回家和他们的子孙们一起过年哩。这时候我们那个激动啊，因为我们知道年确实就要到了，年的脚丫子已经迈上我们的门槛了。

可我们还是心里不踏实。大家都约而同地跑到村外的小河边，瞪着滴溜溜的圆眼睛仔细地研究河岸上的柳树，恨不得手里有个放大镜，能把柳枝上芝麻大的芽苞都看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只有柳树真正发了芽，新年那才是笃定从天而降——春节嘛，没有春天的气息，怎么会有春节呢？在寒冷的北方，柳树是春天的第一个使者。

其实我们如此期盼柳树发芽，不光是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春天的消息，它还能给我们带来春天的歌曲呢。那就是柳笛的歌唱。春节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吹柳笛的。

柳笛是柳树为了春节的欢乐牺牲自己的肢体对人们的一种奉献。它的做法是，从已经发芽的柳树上截取一段枝条，然后扭动它的表皮，由于发芽的柳树带有饱满的汁液，它轻易地就与其中的枝芯分离了；这时抽出枝芯，你手里就有一根绿色的皮管了；把管子的任意一头用牙齿咬咬，让管壁贴在一起，这时你含着管子轻轻吹气，它就发出袅袅的音乐。

柳笛是新年那天孩子们的第二副嗓子——第一副嗓子在除夕夜的贺岁中差不多已经闹哑了，大年初一起了床，人还没有走出家门呢，柳笛声已经抢先飞了出来，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盘旋旋转，此起彼伏，就像鼓点伴奏中的戏文唱腔，很有抑扬顿挫的韵味。然后就是新衣新帽的孩子们憋不住地蹦了出来，他们衔着柳笛在村庄的道路上像小鸟一样乱飞，家里的热炕是圈不住他们躁动的心，香喷喷的油糕蒸馍也是塞不住他们的嘴的。他们吹着柳笛呼朋引类，先是一两个，再是五六个，然后就是一大堆一大群，就像一只鸣叫的鸟引来了一大片鸟的歌唱。

整个村庄就沉浸在柳笛的歌唱中。柳笛把村庄包裹严实了，把村庄抬起来了，把村庄晃晕了，把村庄绕迷糊了。村里的人全醉了。一个白胡子老人坐在热炕上把最后一口酒哕进嘴里，眯缝着眼睛说：哟，都在唱啊！是地在唱歌吧，是云彩在唱歌吧，是村口的大槐树和后槽的小叫驴在唱歌吧，是房檐下的犁头和门背后的镰刀在唱歌吧！瞧他们唱得多响亮，今年准是好年景！

## 父亲的缝纫机

■ 王星烈

安葬好父亲，回城上班前，我在那几间老屋里，东瞧西看，依依不舍。忽然，发现墙角里那台锈迹斑斑的缝纫机上，落满了厚厚的尘土。

随着父亲老去，缝纫机也失去了它曾经的辉煌。可我的记忆不曾老去。父亲在机前忙碌的身影，我在旁边期待的眼神，都记忆犹新。

不到两岁时，我就失去了母亲，从此父亲就接管了缝纫机。父亲从哪里学的缝纫技术，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过。

小时候的我，总看父亲在这台神奇的缝纫机上，在“咔嚓咔嚓”声中，像变魔术一样，实现我们兄妹的梦想。我的的确良衬衣和青蓝色的裤子，妹妹的碎花裙子，都是亮丽的风景。我们走在学校里，总是能惹来不少羡慕的目光。

父亲做衣裳从不用尺子丈量，全都是目测。穿着父亲做的衣裳，我变得自信满满，在大人和同伴们面前得意洋洋；背着父亲缝制的书包，我爱上了读书。

既当爹又当妈的父亲，每天从地里劳动回到家里，他的身影不是忙碌在灶台前，就是忙碌在缝纫机前，很多时候，我从梦中醒来，还听见父亲的缝纫机“咔嚓咔嚓”的声音。临近春节就更忙了，还得帮邻居们做新衣裳，在那时拥有缝纫机的家庭很少，一到春节，家里人来人往，一片喜气洋洋，人们拿着布来找我父亲帮忙。此时的父亲，宁愿丢下地里的活，晚上不睡也要把大家的衣服赶出来。在那个年月，哪个孩子不盼望过年能穿上新衣裳呢。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父亲老了，穿衣早巳用不着缝纫机，但还常见他将穿破的衣服拿到缝纫机上去，“咔嚓咔嚓”地缝上一个补丁。即使我给他买了新衣服，他一拿到手里，还奔缝纫机去，重新亲自缝制一遍，他说这样结实，穿得久。

投稿邮箱

hnrwbxb@163.com